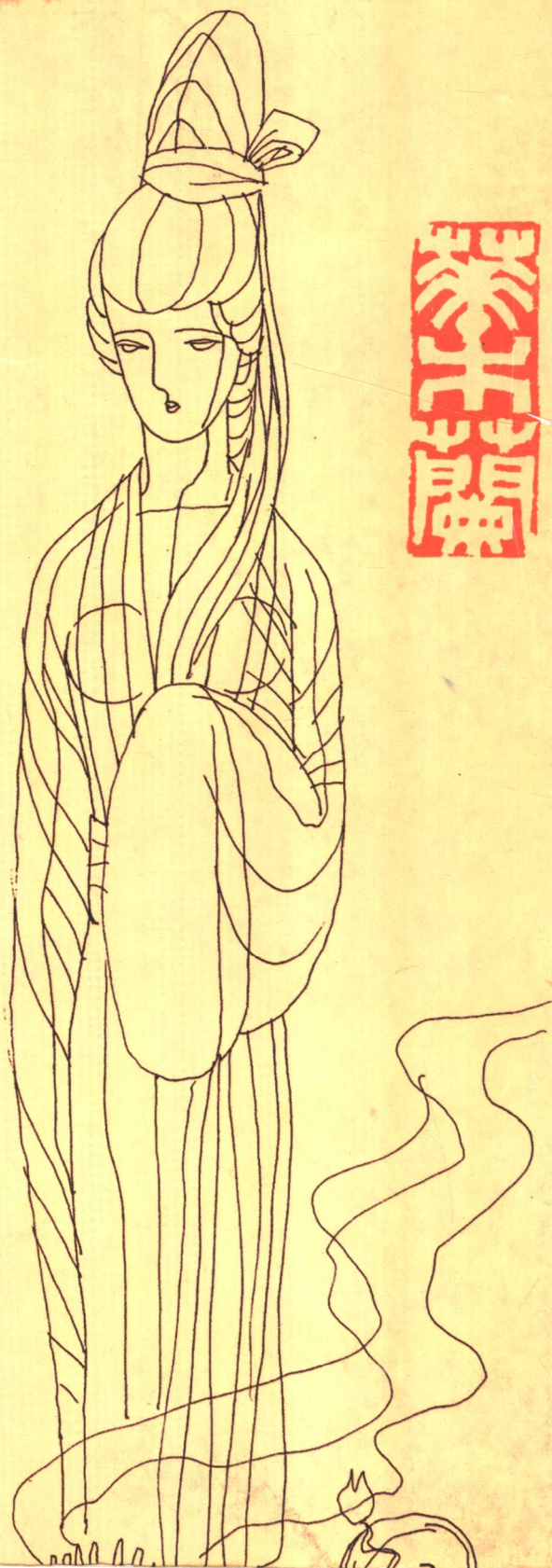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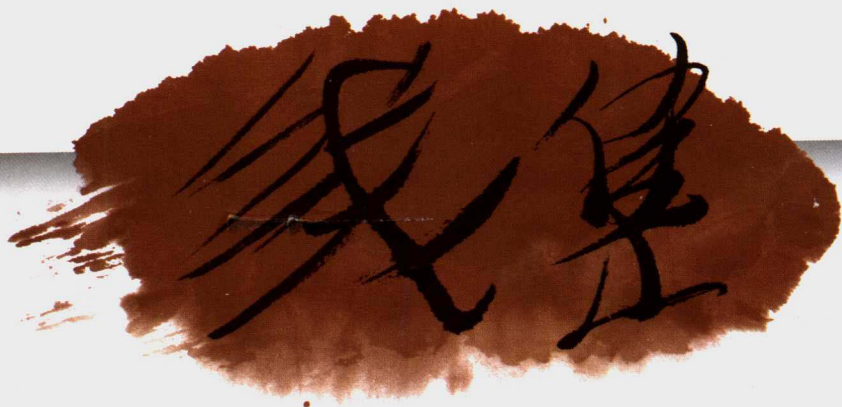
甘武炎 著

线集

广西美术出版社

『线』的表情丰富，性格多样，形态不一。刚的、柔的、韧的、脆的、疏的、密的、肥的、瘦的、苦的、涩的、甜的、淡的、浮的、实的、静的、躁的……简直是数不胜数，令人眼花缭乱，只要它们能顺着你『心想事成』，全都很可爱。九十年代，我几乎在实践的任何机会都想着『顺』，想着『可爱』的实在感受，但多是无奈的结局。





甘武炎 著

广西美术出版社

GUANGXI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线集/甘武炎绘. — 南宁: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2. 4

ISBN 7 - 80674 - 161 - 5

I. 线... II. 甘... III. 插图—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7092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线集

著 者	甘武炎
出版发行	广西美术出版社 (广西南宁市望园路 9 号 53002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西玉林正泰彩印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6.875
出版日期	200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80674 - 161 - 5/J·136
定 价	18.00 元

(本书如出现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刘玉山（左）与甘武炎

武炎兄在我的印象中，是位宽厚的兄长和十分敬业的出版家。90年代初期，为着编辑出版《中国民间美术全集》，我和他及广西美术出版社的同仁结识，并建立了情谊。那时，该社初创，条件很差。记得我偶尔去南宁时，见他们时常忙到半夜，然后就到街头大排档随便吃上顿“盖饭”，饭后情绪一来，还要回到办公室里玩命集体高歌一曲。稍得歇息，他便和员工们开上那辆快散架的破车，到河滩上捡石头或钓鱼。而在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和经营管理上，他们也是思路独具，出手不凡。不几年，这个出版社就像一匹黑马，在中国美术出版界脱颖而出，令业内同行刮目相看。

对武炎兄和他的同仁，我真的是很挚爱并很尊敬的。

但是，当我接到苏旅先生寄给我的武炎兄的这本线描集复印稿时，我却感到有些愕然和惊异了：武炎兄竟还这样地有才气——你看，他画的画是多么的潇洒自如啊！

是的，过去他只和我谈出版，或捡捡石头、钓钓鱼，偶尔的，也和我谈起过他的老父亲，以及用中草药怎么治病的事，听起来，很亲切，也饶有趣味，但就是没有谈起过艺术。虽然，我知道他是个雕塑家出身的出版家，但哪里会想到他竟是这样一个富有艺术语言能力的艺术家呢。

他的这些线描画使我眼睛猛然一亮，首先在于那用线条塑造成的形象，在于它们以自己形体所传导出来的表情的生动性。就像舞台上的话剧

演员不可能如银幕上的电影演员，可以更多地以自己的面部表情打动观众，而只能靠语言和形体动作进行表演一样，线描插图画亦有自己的局限性和独具的表现空间。武炎兄注重对形象外部形体的设计、描绘，用以刻画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以《中国古代美人的传说》中的人物为例：不论是充满豪情的穆桂英，还是英气逼人的梁红玉；不论是娇柔的珍妃，还是素朴的莫愁女，对比着看，无一雷同。她们的形体虽然都是处于动态中的，但由于画家对线条作了不同的处理，因而为我们展示了她们不同的性格和特定境况下的情绪；譬如，穆桂英披挂巾袍的外轮廓，是方直的，给人以挺拔、峻峭之感；而珍妃那一垂到底的旗袍外轮廓，则是委婉曲折的，呈现出一种婀娜妩媚的情态。同是巾帼豪杰，前者雄奇，后者秀淑。在这里，线条仿佛会说话似的，很有表现力。

武炎兄的这些线描画所以动人，还在于线条美和造型有意味。

由于他笔下的线条勾勒得轻松、干净、利索——从起笔到收笔，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往复十分自如通畅，笔意连贯，笔路清楚，且收张有度，因而令人一眼望去，感到十分明快、愉悦。但细审之下，那些线条彼此间在方向、松紧、疏密，以及长短、曲直、方圆上，也有着许多变化。这样，在总体的气韵中，便又构成了丰富性——宛如音乐中许多音符的对位合奏，充分地耐“听”。

在造型上，他巧妙地把写实和装饰手法融合在一起。很显然，他的绘画是吸收了中国古代绘画中的许多传统——从人物造型的意味、勾描的笔趣、构图的平铺、形象的夸张……从而构成了他绘画中的明确的民族基调，但是，它们又不同于传统的画法。即以造型来说，他虽也是以衣褶的勾勒来刻画形象，但却更注重形体骨骼、肌肉对衣褶所造成的制约和变化，因此，造型上就更显结实有力。而恰当地将西方绘画中的焦点透视法与中国绘画中的散点透视法结合运用，对人物动作和形体结构所作的有意的夸张、变形，则使他笔下的形象于结实耐看中又具有一种活泼感和新鲜感。

特别值得我们品味的是，他对线条有秩序的归纳和强化，既使形象更饱满，也使构图更富张力了。变化有序的线条在形象外部边沿，形成了一个或锐或钝、或方或圆的大几何形，有着一种清晰而明确的整体感。在其内部，其他的线条又都围绕着形体的转折而活跃着、展开着，形成更细小的几何状的团块，并与内外的大小空白相对映，构成更为强烈而细微的节律变幻，这样，造型虽是以线条构成的，构图虽是在二度空间这样一个平面展开的，但却于写实的基底上显示出一种明朗、纯净、自由的装饰风韵，一种很有个性化的美感。

当然，武炎兄的这些画之所以感人，还不仅于此。它们内中所含的幽默、稚趣和人情味，和画面上的形式美同样地在生发着作用。随便举他的一幅画为例，譬如《斗牛》这幅吧：俯视下的两头牛，竟是那样一种姿式和执拗的表情，看后真叫人忍俊不住要笑出声来。倘若武炎兄没有对生活独特的领略和观察，倘若他没有足够的机智和幽默感，恐怕再有娴熟的技艺，也是创作不出如此生动的画面的！

过去我只认识到武炎兄为人处世宽厚、谦和、挚著的一面，这本画集却使我了解到他那聪慧、机智、睿智的一面，为此，我真的很感谢为他出版这本画集的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2年春于北京



甘武炎

我的同仁为我出版个集子，我很高兴，也很尴尬。

自选了一些插图，里面的一些曾在全国美展露过面，自己认为是能见“公婆面”之唯一的“一些”了。其余算是凑数吧。

将这些自选插图送交责编看后问：“画上的‘图章’怎么也是画出来的？”的确，这些“图章”是早些年我的师兄邓福觉先生应我之求画出来的。

责编在为难之际，鼎力相助，愿意代劳治章换上去，以掩盖我“治画”草率之劣习。

老总审稿后说：“选得还成，但须得请位名家写篇‘序’之类的文章。”这是正儿八经的要求。但我的这些玩意儿，能为难名家吗？

最终，还是老总搞定——请人美社老总刘玉山先生认认真真地为我“吹”一“吹”。真为难他了！

而后，老总又提出：你得为你的集子说上几句。这当然——不是命令的命令。

恭敬不如从命。与老总讨价还价的结果，只好就“线”感，说点自我感受吧。

我用线、学线，学线、用线，时日已是不少，至今，胡子都花白了，其实几乎还是处在一种无知的状态。自己早已觉得，并反思良久，结论是：本人在艺术追求上灵气不足，缺乏基础训练。之所以一直坚持着，只是因为有点不服气。

以线为手段作画，对我来说是不由自主的事。其一，三十几年的美编生涯，身边从不离开过线笔、圆规、三角板，于是，与线有了缘。虽然在学院里，范文龙老师常教导说：“‘雕塑佬’脑瓜子里不要有线的存在，‘线’只是面与面相接的现象而已。”这当然在理，但时过境迁，我工作的环境，要作画，自然是随手抄起线笔，在案头上随意取张“版式”用纸是最省事不过了。其二，自己有点造型能力，但素描功夫较糟，那么，除了玩玩“线”，几乎别无选择。而且多学点总不会有坏处，说不准恰恰是个明智的选择呢。

其实中国历代画家谁不“玩线”。所谓中国画“十八描”，就是对“线”的个性、语言风格的概括归类而得的。

“线”当然是一种艺术语言。我在长期的编辑业务中，接触了较多的古今中外美术作品图片，总是觉得“线”挺有魅力的，美与史的价值还相当突出。人类的先民曾用“线”作岩画，如我国的《云南沧海岩画》，挪威的《人物·动物·鱼·舟图形》等，如此粗犷浩荡，很是气派。

中国传统绘画中，北齐的曹仲达、唐代的吴道子，线绘衣褶、系带，已成为人们赞颂的个性化、风格化典范——“曹衣出水”、“吴带当风”。我看清代画家金农的《佛像图轴》，感觉到大佛是活生生的，生命运行随线而动，周而复始，永不停息，真是玄妙啊！

“线”，可比作潺潺细流，汇入西画的色光的洪流之中。如奥地利的象征主义画家克里姆特、英年早逝的英国画家比亚兹莱，这两位大师的“线”，有若“屈铁盘丝”，架构起座座浓厚装饰风格的美丽殿堂；大名鼎鼎的立体主义绘画鼻祖、西班牙画家毕加索，亦惯用带有强烈侵略性的





“线”造成“错位”、创作了大量离奇变幻、情绪鲜明、趣味横生的作品；包豪斯艺术家、俄国的康定斯基善用穿越交织、游窜跃动的“线”，亦创造出一片神奇莫测、无穷变幻的联想空间；而奥普艺术的英国画家赖利，则多以图案式的线结构（如《流》、《瀑布》等）、似水柔情的感染，将你带入一个甜美、温馨的梦幻世界……

我和原漓江出版社蒋总、邬永柳主任亦曾有幸在雕塑家钱绍武教授的工作室里欣赏到他的“线描人体”，很受感动，并组了一部稿子，成为《钱绍武人体素描选》的重要部分，在漓江出版社出版。在艺术学院学习期间，我的雕塑老师范文龙先生用毫不含糊的线来画云冈石窟雕塑速写，画出了雕塑的体量感，我看了很佩服。画家黄永玉先生在《美术研究》发表的版画《春潮》，留给我深深的印象：捕鲸飞镖的系线，如此柔韧劲瘦，却搅起一场倒海翻江的殊死搏斗，并预示着降服巨鲸的结局。黄老的这股飞镖系线，范老石窟速写那粗犷硬朗的铅笔线，以及钱老线描人体的流畅而简



洁的沉实线条，多少年来一直活在我的脑子里，令人难以忘怀。

对“线”之感、之熏陶多来自图片的、间接的、个人主观的领受，自然局限而肤浅，可我之“线”缘已是加深了，且起到了或多或少冲破自己初期画“线”的“工”、“滞”、“匠”的格局，开始试着探求所谓“线之气韵”、“线之自在”，畅想着走上“平常”到“异常”的实践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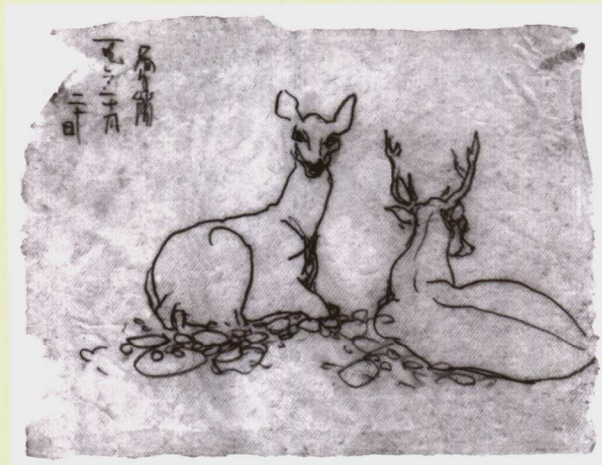
“线”的表情丰富，性格多样，形态不一。刚的、柔的、韧的、脆的、疏的、密的、肥的、瘦的、苦的、涩的、甜的、淡的、浮的、实的、静的、躁的……简直是数不胜数，令人眼花缭乱，只要它们能顺着你“心想事成”，全都很可爱。90年代，我几乎在实践的任何机会都想着“顺”，想着“可爱”的实在感受，但多是无奈的结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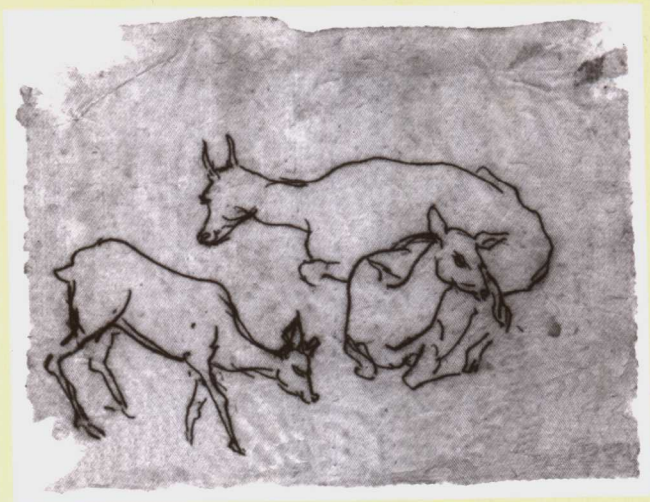
我常想，这许多“熏陶”，许多“感受”，是不是于我乃浮光掠影呢？“习惯”就那么可恶？“平常”就那么顽固？现在几乎可以断言，鄙人乃“孺子之不可教”也。

熟悉我的同行、同学和朋友们，有夸我“风格”的：“一看就知道是‘二火’的大作。”羞煞我也。我心中还算明白，“风格”这东西是讲重复的视觉有效冲击，是“质”的力量作用并获得公众的认同方能亮出“牌子”的。友人的好心我不认为是“奚落”，权作动力吧。在追求“风格”面前需来点“不服气”；在“无奈”面前更需要取点“底气”。

20世纪80年代初，版画家杨启鸿老师曾在我对他出访意大利时所作的即兴水墨画的照片表示惊讶的时候说：“你不要吃惊，这有什么，我作画的时候总是想着自己的画是最好的，老这样想就有了胆量，才放得开，画才能成功。”如果我有点“底气”，那就是从杨老师那里领教的。

于“线”，我当然没有什么研究，是不是也可以变“弊”为“利”呢？“无法便是法”，能否再试试？“功利”这东西于年过花甲的我来说相去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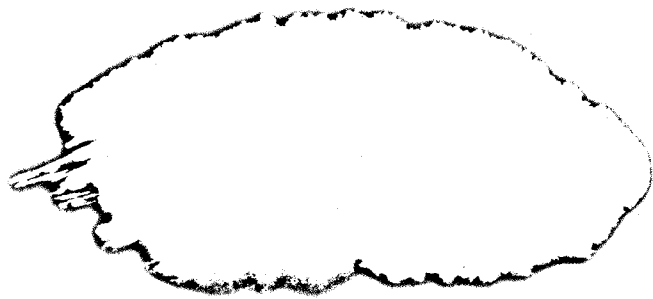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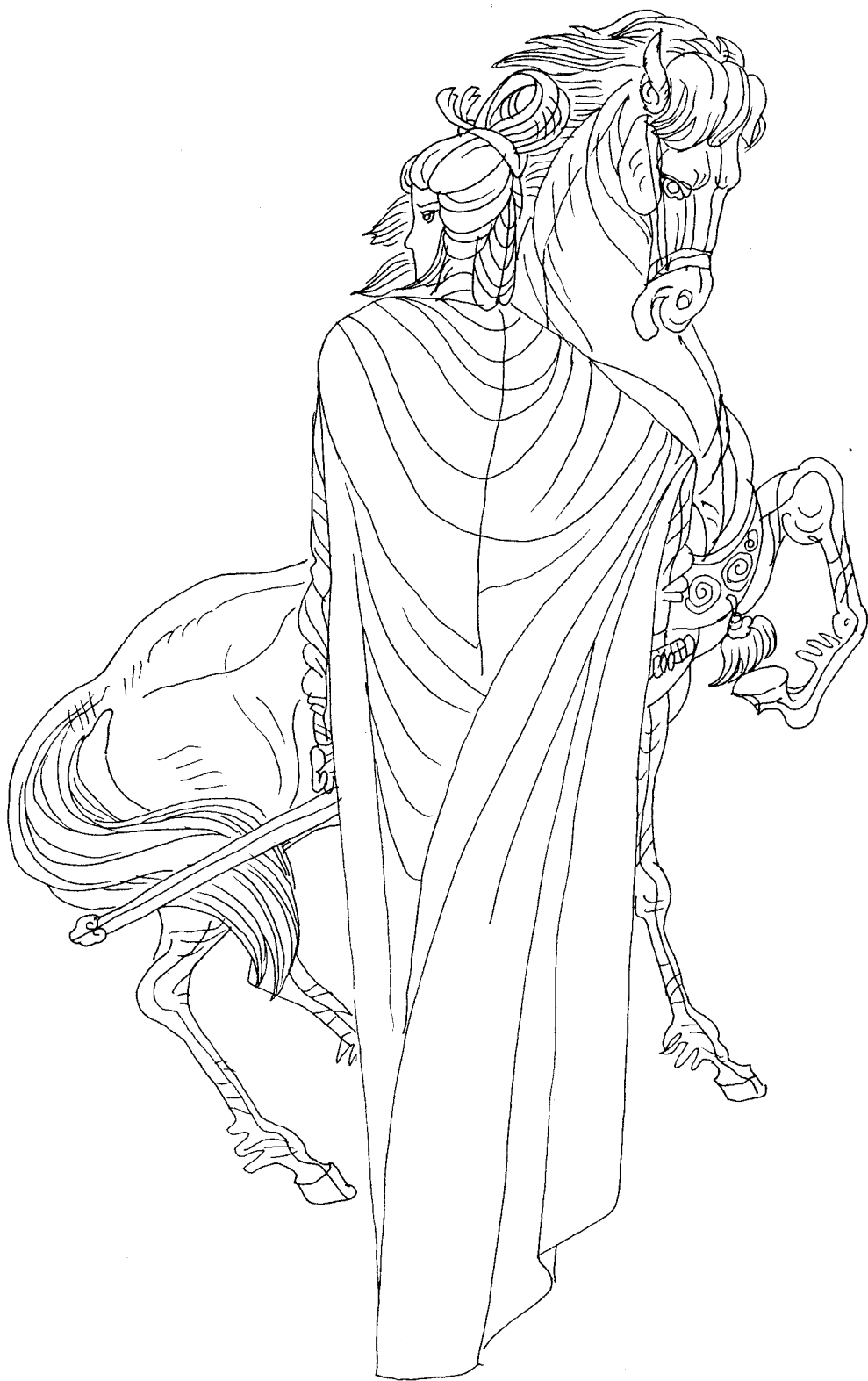
远了，要求简单点，也许会使日后我的作品“纯”点、“清”点吧。

此时此刻我还记起上世纪70年代刘海粟大师来桂作画时，曾在作好的画上落款处大书“年方八十三”字样。一个“方”字，带出一个永久的启示——以一种年轻的心态去做任何事。过了年，我才“年方六十三”，难道就甘愿被“线”缠住绊倒吗？

2002年1月28日于南宁

图版





中国古代美人传说·高夫人智赚清兵

李自成的妻子高桂英留守小龙洞时，清军大批人马来犯。兵力不多的高夫人学过点石成金之术，她把城中的石头都变成了黄金。人多势众的清兵蜂拥上山后，为抢夺金子失去了指挥，义军抓住时机反攻，取得了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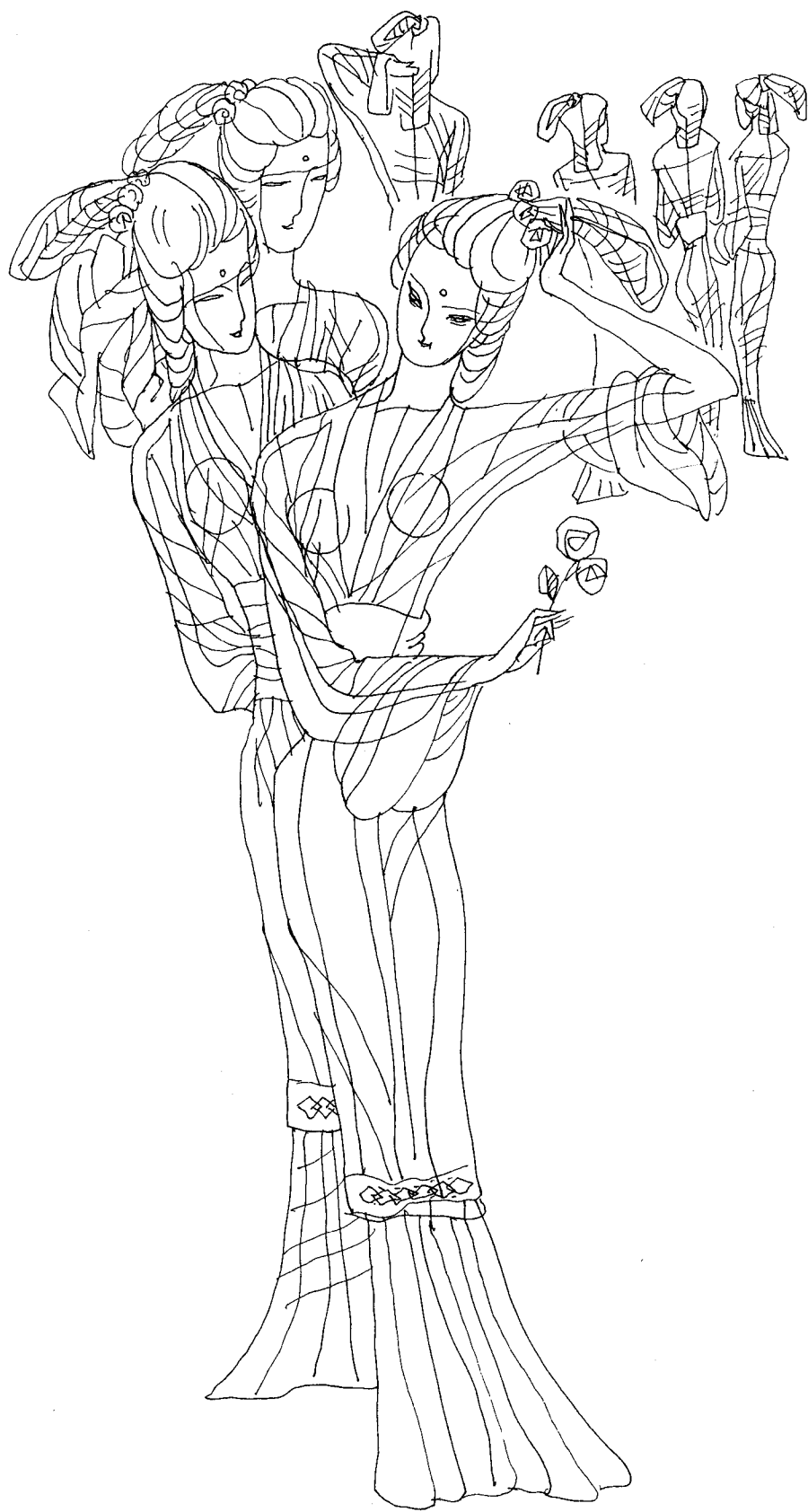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美人传说·梁红玉铁面无私

宋高宗时，金兀术带兵向京口杀来，守关将领韩世忠、梁红玉夫妇利用有利地形，夫人击鼓助威，丈夫英勇杀敌，终于把敌人围困在关内。但由于韩世忠轻敌，最后却让敌兵逃窜掉了。梁红玉向皇上如实禀报情况，她的铁面无私赢得了将士们的称赞。



中国古代美人传说·七仙女

董永和下凡的七仙女成亲生子，王母娘娘派天兵把七仙女捉了回去。董永在仙人的帮助下追到天上，王母娘娘让他在七个一模一样的姑娘中认出七仙女，认不出的话就要被杀头。董永用妙计辨出了妻子，一家人快乐地回到了人间。



中国古代美人传说·珍妃抗命

珍妃是光绪帝的妃子，她很支持皇上变法维新，遭到反对派慈禧的痛恨，被打入冷宫。义和团兴起，慈禧带上光绪逃跑，下令让珍妃自尽。珍妃不服，被太监捆起，丢进了故宫的井里。为纪念珍妃，人们把这口井叫『珍妃井』。

